

冬至说豆腐

昨天冬至,我们来说说豆腐。

冬至前好几天,我们村西头的豆腐坊总是会忙得没日没夜。本村的邻村的,家家户户都要拿了黄豆去那里加工豆腐。人口多的大家庭,要做好几蒸,人口少的,也会与别家凑一起合做一蒸。先做好的,往亲戚家送几块,豆腐上贴着红纸头,没过几天,那个亲戚家也做了豆腐,就再送回来几块,也贴着红纸头。在乡间农家,这豆腐要从冬至一直吃到过年,所以区别于日常的豆腐,老人们都习惯说这是“年豆腐”。

冬至到底是吃饺子、吃馄饨,还是吃面条、吃汤团,南北方争论久矣,就是常州同城,也是各执一词。可在常州民间,冬至的前一天,即冬至隔夜,常州百姓人家整齐划一地都要吃碗胡葱笃豆腐。

豆腐是豆腐坊加工的盐卤豆腐,胡葱则是去地头冻土里现挖来。胡葱比小香葱大,又没山东大葱粗,与青蒜差不多的个子。胡葱切段,豆腐切块,胡葱先略焯炒,豆腐接着下锅一起笃,看着豆腐在锅里笃得更加白胖起来就好了。用最大的搪瓷盆盛上桌,看着一清二白,吃着热气腾腾。老人们边吃边说:“胡葱笃豆腐,有吃吃一夜,无吃冻一夜,吃了热烘烘,不吃冻一冬。”

常州老话说:“若要富,冬至隔夜吃胡葱笃豆腐。”这是因常州话里“富”与“腐”谐音,以此赋予美好期望。曾在书里看到,豆腐在四川被叫作“灰妹儿”,好奇怪的名字。原来在四川方言里“腐”与“虎”同音,却因古时人们怕虎,讹称虎为“灰妹儿”,并延伸也到了“腐”字,豆腐就被称为“灰妹儿”了。我总想着哪天要找一家正宗川菜馆,然后对店家说:“老板,我要一份‘麻辣灰妹儿’!”

冬至以后,豆腐就是农家餐桌上的常客了,可以和任何荤的素的食材搭配。以前没有冰箱,豆腐怎么保存吃到过年

呢?当年我奶奶办法很多。在北屋阴凉处放一口大缸,将大块的豆腐平铺,一层层码好,倒入凉开水,要漫过豆腐,过几日就要换一次水,保持豆腐新鲜。再选个滴水滴冻的冷天,将豆腐切小方块,排放在晒帘上,搁在外面一晚上,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收获得硬邦邦的冻豆腐了。冻豆腐久放不坏,用冻豆腐烧菜,特别吸汁入味。奶奶还会找个腌菜瓮头,做上一盆的红豆腐,也就是腐乳,到开年春天拿出来,就是佐粥的好小菜。许多天过去,大缸里的豆腐所剩不多,有点酸味了,就全拿出来,切成大大的厚片,下油锅里煎到双面焦黄,晾在竹篓子里吊挂好,这样油煎豆腐又还能再吃上一些日子。

常州人祭祖,一年至少三次,清明、七月半和大年三十。每次祭祖,菜品可能应时应季略有不同,但豆腐一定是必备的。特别是大年三十这天,我父亲将豆腐端上贡桌,会念叨一句:“过年啦,阿爹回来吃年豆腐啊!”

与豆腐要上贡桌一样,常州民间办白事,豆腐也是必定上桌的。我们村里有老人去了,要办丧事,千头万绪一团乱麻之时,总有人适时提醒:“快去豆腐坊把豆腐预订下来。”三天的丧仪,桌上几个冷盘,几道热炒,丰俭自由,但豆腐这一道菜必定是不能少的。如若在高寿的喜丧,厨师还会多笃一大锅豆腐备着,村里人要送碗带豆腐往家端,被端走的碗越多,孝子们越是欢喜。

因为办丧事要吃豆腐,“吃豆腐”这句话在常州人口中就有了特定的寓意。比如某人表达自己劫后余生,可能会说:“这次好凶险,差一点就要请大家来吃豆腐了。”如果咒骂某人,也可以说:“你要紧要吃豆腐啊。”也正因为豆腐与祭祀、丧事关系紧密,常州人是坚决不会让豆腐上婚宴、生日宴、乔迁宴等喜庆席面的。

常州的豆腐如此有说头,常州的豆制品也很有讲究。豆斋饼、素火腿、软百页,一样都是常州特色,常州独有,要细说它们的故事,得另行开篇了。

为民演戏50年



图① 2016年,吴祥产登台演出锡剧古装戏《夜明珠》。

图② 2024年,吴祥产在青北社区迎中秋国庆文艺联欢会上演出锡剧表演唱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》。

台上是明晃晃的灯光,台下是黑压压的脑袋。吴祥产站在大队会场上,头上的汗涔涔地挂下来。14岁的少年第一次登台演出《沙家浜》,他演刁德一,眼望台下村民,心里有点发虚。

想起1969年第一次登台,吴祥产至今记忆犹新:“虽然第一次当‘演员’,紧张得不得了,只怕砸砸了,甚至有一瞬间脑海里一片空白。可是一看到乡亲们殷切的眼光,就鼓起了勇气,我把‘刁德一’演得活龙活现。演出一结束,掌声雷动。”

吴祥产抹抹脑门上的汗珠,从心底里笑到面孔上。

吴祥产特别喜欢唱戏,是因为出生在一个戏曲之村——青龙洋头桥村。这里的村民特别喜欢唱戏,田头干活,操持家务,甚至走在路上都要哼上几句锡剧、京剧。吴祥产从小就看着村民们排练和演出现代京剧,耳濡目染。上世纪60年代末,洋头桥中学老师和洋头桥京剧团一起组织创办了“小京班”,教孩子们学习戏曲。人人都说吴祥产天生就是演戏的坯子,他在“小京班”里如鱼得水,学一样像一样,成了唱戏少年。一听到哪里晚上有演出,他脚就痒,跑得比大人还要快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,几乎每个大队都有一支文艺宣传小分队。洋头桥大队团支部也要发起成立宣传队。吴祥产听到消息赶快去报名,从此他就活跃在基层文艺舞台上,并成为文艺小分队队长。

到大队周边各个自然村表演是隔三岔五的事,代表青龙公社到区里汇演也时常有。那时青龙属于武进县,他记得很清楚,1978年,武进县三级干部现场会在青龙公社召开,他代表郑陆区宣传队上台演出了自己创作的表演唱《夸夸青龙新面貌》。他演一个老爸的角色,把一个老人看到青龙新变化的欣喜之情演得惟妙惟肖,博得满堂掌声。

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,吴祥产每年参加县里组织的“文训班”,理论知识的吸收、形体的训练、表演实践的磨炼让他技艺日精。他演出了《新嫂嫂》《巧巧

借猪》《红绿绒线》《桃红李熟》等小戏,其他学员赞叹:“祥产浑身是戏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初,25岁的吴祥产到了公社文化站工作,他和文化站站长一起创办了一家小工厂,还到各村招揽文娱骨干,成立了一个乌兰牧骑式的小剧团,平时在工厂干活,有演出任务就放下活计,直接拉上舞台。洋头桥村有个少年周建平,很有演戏天分,祥产对他说:“到文化站工厂上班,还能演戏,你来不来?”建平一听,高兴万分:“我来,我来。”周建平一直到现在还是舞台上的一把好戏,和祥产搭档,演的节目个个叫好。1980年,文化站排练了第一场古装锡剧《借妻》。每年文化站都要在全公社巡演,华严村、福成村……一个个村演过去,白天社员就会打听祥产来不来,一听祥产来演,马上招呼一声:“大家全去看哦!”如果他在邻村演,也会有社员赶去看。他就像舞台上的一块磁铁,演到哪就把人流吸到哪。

上世纪90年代,青龙改隶常州市郊区,他们又代表郊区参加全市文艺汇演,他和周建平搭档演出的小品《同心曲》,赢得阵阵掌声。2002年,街道为配合拆迁成立了文艺宣传小分队,全街道自然村巡回演出,通过演出节目来生动地做思想工作,效果极好。

2007年,青龙街道在青龙苑北区成立青龙街道老年活动中心,由祥产负责,他在全市率先创办“戏曲大家唱”,每到周二下午,这里一百六七十个座位座无虚席。锡剧、沪剧、京剧、越剧、黄梅戏……你方唱罢我登场,大家开开心心度过愉快的下午。很快,“大家唱”就声名远扬,坂上、礼嘉、洛阳、横林、湖塘,连江阴的人也赶来,遥观的倒三班公交车也要来。丽华新村有一位98岁的葛老先生也要来唱,祥产怕不安全,就自己开车去接送。吴祥产说:“我们办‘大家唱’的初心就是希望老年朋友们在这里度过欢快祥和的时光。”2011年,成立天宁区青龙街道吴祥产戏曲工作室,两次被评为4A级社会组织。

2012年,在吴祥产戏曲工作室内

成立了青龙文体艺术团,一年多时间内连续排了13场锡剧古装戏,受到大家一致好评。还成立了舞龙舞狮和军鼓队,队员有四五十人,经常浩浩荡荡到红梅公园展演,受到市民欢迎。2014年,吴祥产在市工人文化宫黄金海岸举办个人专场演唱会,2018年,参加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新闻行动“潮起扬子江”暨“我们的40年”全省百姓演讲大赛,荣获二等奖。今年9月,戏曲工作室又代表天宁区参加常州市老干部文艺展演,表演了创作节目说唱《我登宝塔看龙戏》,观众齐声叫好。

演着演着,吴祥产觉得不过瘾了,就想自己创作作品。要写一个本子不是容易的事,老话早就说过“剧本,剧本,一剧之本”,有了剧本才有演出的基础。吴祥产一年到头在基层,脑子里有个素材库,写作时自然就涌到眼前,写得顺手他会比划两下,演一演;写到挠头处,他就静下心来仔细梳理一番,继续写。想到好词,半夜醒来也会一骨碌爬起,记下来。有时写到深夜12点,他夫人一觉醒来见他还在写,嗔怪道:“你发痴啦,也是靠七十的人了,不要命啦!”他笑笑:“想到好词,一打盆会忘掉,要赶快写下来。”

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,他写了剧本《幸福感恩共产党》,写到情深处,他自己都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前几年,一些群众抱持落后旧习俗不放,在马路边扎库焚烧,污染空气还影响市容市貌。街道领导觉得要用新文明代替旧习俗,就给祥产出了个用文艺形式来宣传移风易俗的课题。祥产一听来了劲,马上酝酿构思,写了个小品本子。祥产通过两个家庭的典型事例,写成了宣传厚养薄葬新风尚的小品《移风易俗要弘扬》,第一次演出就引起大家共鸣,不少村民都说旧风俗实在要不得,真的需要改一改。

他非常愿意听取别人意见,本子完成后都要给堂兄吴玉祥过过目,根据中肯意见进行调整。他堂兄是一位中医,文化水平比较高。祥产写的盼望祖国统一锡剧演唱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》,堂兄看后就说“秋后定会给你算总账”这句词不妥当,后来就改成“人民定

会给你算总账”,效果就较好。祥产唱到最后几句唱词“全国人民齐盼望,台湾岛上空红旗扬,五星红旗高高飘扬,两岸同胞齐欢腾,一统江山万年长”时,全场观众起立鼓掌。

吴祥产从迷上写剧本,已经写成10多个,都搬上了舞台。他说:“虽然眼睛黄斑病变,影响视力,但我就要写,写好了写成了,才有成就感,把本子搬上台,只要听到掌声,浑身的毛病也没有了。”

吴祥产50年活跃在舞台上,成了远近闻名的“戏曲达人”。在公社财政所工作过的87岁老人沈福和非常感动,“祥产是我们青龙的一张名片,他专一行,爱一行,甘愿付出和奉献,给群众带来了欢乐。”曾经当过青龙公社文化站站长的徐忙度是这样评价的:“祥产这样的人物在常武地区不多见,能够在舞台上坚持50年很不容易。只要是重大节日重大活动,需要文艺演出都少不了吴祥产。他带着自己创作的小品和说唱以及表演唱,送戏下乡。他对演戏很执着,有个性,接地气,老百姓倍感亲切,村民称赞他是青龙‘赵本山’。”

吴祥产有个贤内助。他妻子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着他,出去演出总是陪着他,给他打下手。有一年听说老吴开年会,经费紧张,她掏出5万元“私房钱”,大家都非常感动。祥产说:“一个团队要搞好,靠一个人不行,要靠人人都乐于奉献。主持人赵德娣不计报酬,协调关系,筹划得当,就像一位‘指导员’。”还有主胡琴师沈茂新等志愿者热心参与,特别是各级领导多年来的关心和支持,才能把事情办好。青龙街道青北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洁十分感慨:“吴祥产无私奉献,配合街道、社区工作,让老年人老有所乐,他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。”

多年来,吴祥产和他的团队获得了许多荣誉:2019年,他荣获市委宣传部颁发的新时代乡贤模范;2022年,被天宁区关工委评为“五老”工作室;2023年,被评为江苏省“优秀群众文化团队”。乡亲们都说,吴祥产是扎根农村田间地头的“明星”。50多年来,他给乡亲们送戏数千场,把欢乐送到了乡亲们心间。

难忘蒸饭岁月

年华似水,不知不觉已从初中毕业快二十年了。那青涩的岁月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,回想起来依旧还是那么清晰,尤其是初中三年那蒸饭的日子让我至今回味无穷。

上个世纪90年代末,我进入初中。作为一个刚到初中读书的我,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午餐如何解决。小学六年,因为学校离家很近,所以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。但到了初中,路远了,而且中午在学校能完成一些作业,于是,我加入了“蒸饭”的队伍。

那时候,学生都用自带的饭盒蒸饭。每天清晨,我都要一大早起来,用一个铝饭盒淘好米后用袋子装起来,同时准备好午餐的菜。菜也比较简单,我一般会在隔夜洗好青菜,泡几个香菇,第二天早上炒一下装在盒子里,再放几块咸肉,一顿午餐的菜就算好了,简朴而又不失风味。一个星期也会换一两个菜,调剂一下口味。到了学校食堂锅炉间门口的水池边,在饭盒里装上适量的水,排在蒸屉里。

每天开饭的时候,是校园里最沸腾的时刻。中午时分,铃声响起,全校学生像潮水般一齐涌向锅炉房门口的一块空地。锅炉房师傅早就将一个个蒸屉整整齐齐地排放在地上。每个人都在寻找着自己的饭盒,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个水泄不通,甚为壮观。几分钟后,人群散去,只留下一个个空荡荡的蒸屉。有时候也会因为别人毛手毛脚,把一些同学的饭盒弄翻了,也有拿错

饭盒的,可怜了那帮没饭吃的“兄弟们”,他们就只能去小店买点泡面或饼干之类充饥。学校觉察到这个问题后,给我们每个学生的饭盒都编好号。果然,后来拿错饭盒的现象就很少发生了。

在教室吃饭的时光是快乐的。走到每个班级的门口,都会看到全班同学齐刷刷在座位上吃着午餐。班里也会有几个调皮生猛的男生每天在教室里上演着“饿狼传说”,他们自己带的饭很少,所以喜欢在教室里走来走去,看看这个人的饭菜,再瞧瞧那个人的饭菜,要是遇上喜欢的,还会“明抢豪夺”地做回“索马里海盗”,丝毫不顾及自己的形象。于是引发众怒,只能灰溜溜跑回自己的座位。有时候碰上较真的女生,还要把他们的“罪行”上报给班主任,那些“不法之徒”轻则接受思想教育,重则还要受点皮肉之苦。

午饭结束后,食堂门口水池池那边又热闹起来了。大家都嘻嘻哈哈地去洗饭盒,一边洗一边聊着教室里的八卦,有时候相互间还要泼水打闹。这也许就是午餐欢乐时光的余音吧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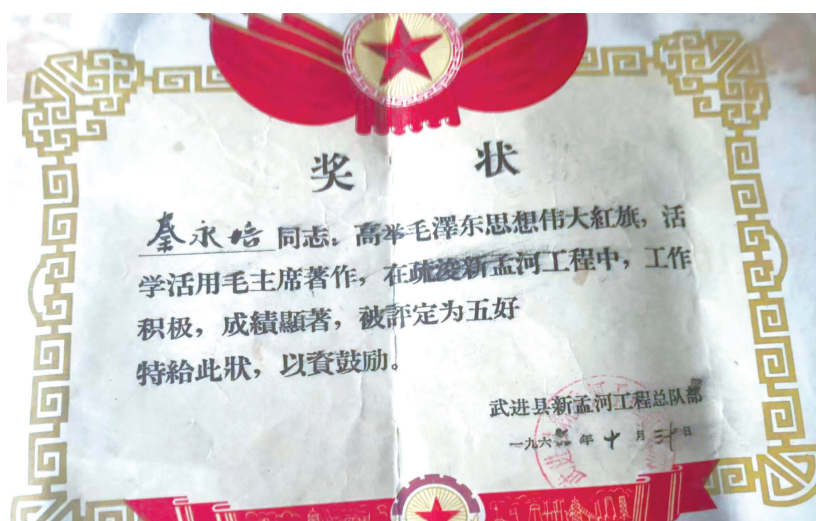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初二,学校开始给学生提供在食堂用餐的服务。食堂门口总是飘着诱人的菜香,让我们这些蒸饭的人口水直流。

忙碌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,到了初三下半年,临近中考冲刺了,父亲会时不时地揣着饭盒到学校里给我送惊喜,激励我一路幸福地奔向未来。

时过境迁,“蒸饭”岁月已进入了历史的尘埃。回想那段时光,好像留给我的都是甜蜜和温暖。

一张沉睡了58年的奖状

我踏上社会的第一张奖状是我宝贵的精神财富,虽不起眼,但值得珍惜。今天重新凝视这张奖状,不由想



起了恍如昨日的58年前,在武进县新孟河工程工地上的点点滴滴。1966年的冬天,枯水季节,我为

给了家里多挣工分,跟随生产队的队员来到武进县新孟河疏浚工程工地。当年我还是一个懵懂稚嫩的小青年,身体也不壮实,但一副土筐扁担装满烂泥,我能轻松地挑上河堤,穿梭在千军万马之中。我努力做好分配给我的工作,铲土装筐,一铲接一铲。我们6人一组,4个壮劳力负责挑土,2个弱劳力或妇女负责装筐。一组有4副担子,总有一副担子在你跟前装土,刚刚装满立即被挑走,其他几副担子又排着队来了。

日复一日,我们在工地奋战了几十天。这段时间,我们自带铺盖粮草,吃住都在老百姓家里。我们在房前屋后的空旷地带搭棚自砌炉灶,吃饭都是端着碗,蹲着扒拉。虽然苦,但吃着很香。到了10月,天亮得晚了,按规定5点半起床时才蒙蒙亮,早饭刚放下,哨子就响了。一天的活那叫一个累啊,而且还吃不饱。每个人带去的口粮要算好了吃,

不能吃了上顿没了下顿,那时粮食紧张,谁也帮不了谁。自带口粮也是限量的,一天1斤米左右,多拿了家里人就要饿肚子。我蒸一盒饭就半斤米,现在的人可能无法想象一餐吃半斤米,可那时是横七竖八也不够吃的。为了能吃饱,蒸饭时我们都会多放一点水,虽然蒸出来的饭烂了,但能撑饱肚子。

工程结束后我们就各回各家了。有一天,生产队长来到我家,带来了一张奖状。双手接过奖状那一刻,我非常惊讶,也很激动,队长还鼓励了几句。这张奖状确实是对我日复一日辛勤劳动的肯定。想当初,队长吹哨让大家休息时,队员们大多会随地坐下来抽烟闲聊,而我总是会把要挖的土预先盆松,方便装筐,再拿着铁把把踩塌了的梯形的踏步修好,便于挑土上堤。我没把这小小的行动当回事,其实队长领导早就看在眼里了,估计这就是这张奖状的由来吧!